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十七回 舉金獅叔寶傷力 見白虎仁貴傾家

詩曰：仁貴窮來算得窮，時來方得遇英雄。投軍得把功勞顯，跨海徵東官爵榮。

再說薛仁貴一聽刁奴之言，心中不覺大怒，便大喝道：「你們這班狗頭，眼珠都是瞎的？公子爺怎麼將來比做叫花的？我是你主人的姪兒，報進去！」

那些莊漢道：「我家主人大富大貴，那裡有你這樣窮姪兒？我家員外的親眷甚多，卻也盡是穿綾著絹，從來沒有貧人來往。你這個人不但窮，而且叫花一般，怎麼好進去報？」仁貴聽說，怒氣沖天，說：「我也不來與你算帳，待我進去稟知伯父，少不得處治！」

薛禮灑開大步，走到裡邊。正遇著薛雄坐在廳上，仁貴上前叫聲：「伯父，姪兒拜見！」員外一見，火星直冒，說：「住了！你是什麼人，叫我伯父？」薛禮道：「姪兒就是薛仁貴。」員外道：「哇！畜生！還虧你老臉前來見我伯父。我想，你當初父母養你如同珍寶，有巨萬家私托與你，指望與祖上爭氣。不幸生你這不肖子，與父母不爭氣，把家私費盡，還有面目見我！我只道你死在街坊，誰知反上我門到來做什麼？」仁貴說：「姪兒一則望望伯父；二則家內缺少飯米，要與伯父借米一、二斗，改日奉還。」薛雄說：「你要米何用？」仁貴道：「我要學成武藝，吃了跑馬。快拿來與我。」薛雄怒道：「你這畜生！把家私看得不值錢，巨萬拿來都出脫了。今日肚中餓了，原想要米的，為何不要到弓、馬上去尋來吃？」仁貴說：「伯父，你不要把武藝看輕了。不要說前朝列國。即據本朝有個尉遲恭，打鐵為生，只為本事高強，做了虢國公。聞得這些大臣都是布衣起首。姪兒本事也不弱，朝裡邊的大臣如今命運不通，落難在此，少不得有一朝際遇，一家國公是穩穩到手的。」薛雄聽了又氣又惱，說道：「青天白日，你不要在此做夢！你這個人做了國公，京都內外抬不得許多人。自己肚裡不曾飽，卻在此講混話。這樣不成器的畜生，還要在此惱我性子。薛門中沒有你這個人，你不要認我伯父，我也決不來認你什麼姪兒。莊漢們，與我趕出去！」薛禮心中大怒，說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我自己也昏了！窮來有二、三年了，從來不攪擾這裡，何苦今日走來討他羞辱？」不別而行。出了牆門大歎一聲道：「咳！怪不得那些閒人都不肯看顧，自家骨肉尚然如此。如今回轉破寨也是無益，肚中又餓得很，吃又沒得吃，難在陽間為人。」一頭走，一頭想，來到山腳下見一株大槐樹，仁貴大哭說：「這是我葬身之地了！也罷！」把一條索子係在樹上吊起來了。

仁貴命不該絕，來了一個救星名叫王茂生。他是小戶貧民，挑擔為生，偶然經過，抬頭一看吊起一人，倒嚇得面如土色。仔細一認，卻也認得是薛大官人：「不知為什麼尋此短見？待我救他下來。」茂生把擔歇下，擺過一塊石頭擺定了，將身立在上面，伸手往他心內摸摸，看還有一點熱氣，雙手抱起，要等個人來解這個索結，誰想再沒有人來。不多一會，那邊來了一個賣婆仔，細一看，原來就是自家的妻子毛氏大娘。都算有福，同來相救。那茂生正在煩惱，見妻子走來，心中大喜，叫聲：「娘子，快走一步，救了一條性命也是陰德。」那大娘連忙走上前來，把箱子放下，跨上石頭，雙手把繩解脫。茂生抱下來，放在草地上。薛禮悠悠甦醒，把眼張開說：「那個恩人在此救我？」王茂生同妻毛氏做生意回來，因見大官人吊在樹上，夫婦二人放下來。」仁貴道：「阿呀！如此說二人是我大恩人了。請受小子薛禮拜見！」茂生道：「這個我夫妻當不起。請問大官人為什麼尋此短見起來？」

仁貴說：「恩人不要說起，只恨自己命運不好，今日到伯父家中借貸，卻遭如此凌賤。小子仔細思量，實無好處。原要死的，不如早絕。」茂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也不得怨命，自古說：碌磚也有翻身日，困龍也有上天時。你伯父如此勢利，決不富了一世。阿娘，你籠子內可有鬥把米麼？將來贈了他。」毛氏道：「官人，米是有的，既要送他，何不請到家中坐坐。走路上成何體統？」茂生道：「娘子之言極是，阿，薛官人，且同我到舍小去坐坐，贈你鬥米便了。」仁貴道：「難得恩人，猶如重生父母，再長爹娘！」茂生挑了擔子，與薛禮先走。毛氏大娘背了籠子，在後慢慢的來。一到門首，把門開了，二人進到裡邊，見小小坐起，倒也精雅。毛氏大娘進入裡面烹茶出來。茂生說：「請問大官人，我聞令尊亡後有巨萬家私，怎麼弄得一貧如洗？」

仁貴道：「恩人不要講起。只因自己志短，昔年合同了朋友學什麼武藝、弓馬刀槍，故而把萬貫家財都出脫了。」茂生聽言大喜，說：「這也是正經，不為志短。未知武藝可精麼？」仁貴道：「恩人阿！若說弓馬武藝，件件皆精。但如今英雄無用武之地，救濟不來。」茂生道：「大官人說那裡話來。自古道：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皇家。既有一身本事；後來必有好處！娘子快準備酒飯。」毛氏大娘在裡面句句聽得，叫聲：「官人走進來，我有話講。」茂生說：「大官人請坐，我進去就來。」茂生走到裡面，便叫：「娘子有什麼話說？」毛氏道：「官人阿，妾身看那薛大官人不像落魄的，面上官星顯現，後來不作公侯，便為梁棟。我們要周濟，必然要與他說過，後來要靠他過日子，如若不與他說過，倘他後來有了一官半職，忘記了我們，豈不枉費心機？」茂生說：「娘子之言甚為有理。」便走出來說道：「薛大官人，我欲與你結拜生死之交，未知意下如何？」仁貴聽言大喜，假意說道：「這個再不敢的。小子感承恩人照管，無恩可報，焉敢大膽與恩人拜起弟兄來！」茂生說：「大官人，不是這論。我與你拜了弟兄，好好來來往往。倘我不在家中，我妻子就可叔嫂相稱，何等不美？」仁貴道：「蒙恩人既這等見愛，小子從命便了。」茂生說：「待我去請了關夫子來。」走出門外，不多一會買了魚肉進到裡面。好一個毛氏大娘，忙忙碌碌端整了一會。茂生供起關張，擺了禮物，點起香燭，斟了一杯酒，拜跪在地，說：「神明在上。弟子王茂生才年三十九歲，九月十六丑時生的。路遇薛仁貴，結為兄弟，到老同器，連枝一般。若有半路異心，不得好死！」仁貴也跪下說：「神明在上。弟子薛禮行年二十一歲，八月十五寅時建生。今與王茂生結為手足。若有異心，欺兄忘嫂，天雷打死，萬弩穿身！」二人立了千斤重誓，立起身來送過了神，如今就是弟兄相稱。大娘端正四品肴饌，拿出來擺在桌上。茂生說：「兄弟，坐下來吃酒。」仁貴飲了數杯，如今大家用飯。茂生說：「娘子，你肚中餓了，自家人不妨，就同坐在此吃罷！」這位娘子倒也老實，才坐得下來，仁貴吃了七、八碗了。要曉得他幾天沒有飯下口吃，況又吃得，如今一見飯沒有數碗吃的，一籃飯有四、五升米在裡頭。茂生吃得一碗，見他添得凶了，倒看他吃。毛氏坐下來，這個飯一碗也不曾吃，差不多完在裡頭了。茂生大悅道：「好兄弟，吃得，必是國家良將！娘子，快些再去燒起來。」仁貴說：「不必了，儘夠了。」他是心中暗想：「我若再吃，嚇也嚇死了。我回家少不得贈我一斗米，回到寨中吃個飽。」算計已定，說：「哥哥嫂嫂請上，兄弟拜謝！」茂生道：「阿呀！兄弟又來了！自家人不必客氣。還有一斗二升米在此，你拿去，過幾天缺少什麼東西只消走來便了。」仁貴道：「哥嫂大恩，何日得報？」茂生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，兄弟慢去。」

仁貴出門，一路回轉破寨。當日就吃了一斗米，只剩得二升米，明日吃不來了。只得又到茂生家來，卻遇見他夫妻兩個正要出門，一見薛仁貴，滿心歡喜說：「兄弟，為什麼絕早到來？」薛禮說：「特來謝謝哥嫂。」茂生說：「兄弟又來了，自家兄弟謝什麼，還有多少米在家？」仁貴說：「昨日吃了一斗，只有二升在家了。」王茂生心中一想，說：「完了！昨日在此吃了五升米去的，回家又吃了一斗。是這樣一個吃法，叫我那裡來得？今日早來，決定又要米了。」好位毛氏，見丈夫沉吟不語，便叫道：「官人，妾身還積下一斗粟米在此，拿來贈了叔叔拿去罷！」茂生說：「正是。」毛氏將米取出，茂生付與仁貴，接了謝去。茂生想：「如今引鬼入門了，便怎麼處？」

少表茂生夫妻之事。且說仁貴，他今靠著王茂生恩養，不管好歹，准准一日要吃一斗米，朝朝到王家來拿來要。要曉得這夫妻二人做小本生涯的，彼時原積得起銀錢。如今這仁貴太吃得多了，兩個人趁賺進來，總然養他不夠，把一向積下銀錢都用去了，又不好回絕他，只得差差補補尋來養他，連本錢都吃得乾乾淨淨，生意也做不起了。仁貴還不識時務，天天要米。王茂生心中納悶，說：「娘子，不道薛仁貴這等吃得，連本錢都被他吃完了。今日那裡有一斗米？我就餓了一日不妨。他若來怎樣也好餓他？」毛氏大娘聽說，便叫聲：「官人，沒有商量，此刻少不得叔叔又要來了。只得把衣服拿去當幾錢銀子來買米與他。」茂生說：「倒也有理。」那番，今日當，明日當，當不上七、八天，當頭都吃盡了。弄得王茂生走頭沒路，日日在外打聽。

不道這一日訪得一頭門路在此，他若肯去，飯也有得吃。大娘說：「官人，什麼門路？」茂生說：「娘子，我聞得離此地三十里之遙，有座柳家莊。莊主柳員外家私巨萬，另造一所廳房樓屋，費用一萬銀子。包工的缺少幾名小工，不如待他去相幫，也有得吃了。」毛氏說：「倒也使得。但不知叔叔肯去做小工否？」

夫妻正在言談，卻好仁貴走進來了。茂生說：「兄弟，為兄有一句話對你講。」仁貴道：「哥哥什麼話說？」茂生說：「你日吃鬥米，為兄的甚是養不起。你若肯去做生活就有飯吃了。」仁貴說：「哥哥，做什麼生活？」

茂生道：「兄弟，離此三十墜柳家莊柳員外造一所大房子，缺少幾名小作。你可肯去做？」仁貴說：「但我不曾學匠人，造屋做不來的。」茂生道：「噯！兄弟，造屋自有匠頭。只不過抬抬木頭，搬些磚瓦石頭等類。」仁貴道：「阿！這個容易的。可有飯吃的麼？」茂生道：「兄弟又來了，飯怎麼沒有，非但吃飯，還有工錢。」仁貴道：「要什麼工錢？只要飯吃飽就好了。」茂生說：「既如此，同去！」兩下出門，一路前往大王莊，走到柳家村，果見柳員外府上有數百人，在那裡忙忙碌碌。茂生走上前，對木匠作頭說道：「周師父！」

作頭聽叫連忙走過來說：「啊呀！原來是茂生。請了！有什麼話？」茂生說：「我有個兄弟薛仁貴，欲要相幫老師做做小工，可用得著麼？」周匠頭道：「好來得湊巧，我這裡正缺小作，住在此便了。」茂生說：「兄弟，你住在此相幫，為兄去了，不常來望你的。」仁貴說：「哥哥請回！」王茂生回去不表。

再講仁貴從早晨來到柳家莊，說得幾句話，一併作活，還不端正，要吃早飯了。把這些長板鋪了，二、三百人坐下，四個人一籃飯，四碗豆腐，一碗湯。你看這仁貴，坐在下面也罷，剛剛坐在作頭旁首第二位上。原是餓虎一般的吃法，一碗只划得兩口，這些人才吃得半碗，他倒吃了十來碗。作頭看見，心內著了忙，說：「怎麼樣，這個人難道沒有喉嚨的麼？」下面這些人大家停了飯碗，都仰著頭看他吃。這薛禮吃飯沒有碗數的，吃出了神，只顧添飯，完了一籃，又拿下面這一籃來吃。不多一會，足足吃了四籃飯，方停了碗，說夠了。作頭心下暗想：「這個人用不著的，待等王茂生來，回他去罷。」心裡邊是這樣想。如今吃了飯，大家各自散開去做生活。仁貴新來，不曉得的，便說：「老師，我做什麼生活？」作頭說：「那一首河口去相幫他們扛起木料來。」仁貴答應，忙到河邊。見有二、三十人在水中係了索子，背的背，扯的扯，乃是大顯柱正梁的木料，許多人扯一根扯他不起。仁貴見了大笑，說：「你們這班沒用之輩！根把木頭值得許多人去扯他？大家拿了一根走就是了。」眾人說：「你這個人有些瘋顛的麼？相幫我們扯得起來，算你力氣狠得極的了。若說思量一個人拿一根，真正癡話了。」仁貴說：「待我來拿與你們看看。」他說罷，便走下水來，雙手把這頭段拿起來，放在肩頭上，又拿一根挾在左肋下，那右肋下也挾了一根，走上岸來，拖了就跑。

眾人把舌頭亂伸，說：「好氣力！我們許多人拿一根尚然弄不起。這個人一人拿三根，倒拿了就走。這些木料都讓他一個拿罷！我們自去做別件罷。」

那曉仁貴三根一拿，不上二、三個時辰，二百根木頭都拿完了。作頭暗想：「這也還好，抵得二、三十人吃飯，也抵四、五十人生活。如今相幫挑挑磚瓦，要擋抵四、五籃飯也情願的。」

到明日，王茂生果然來望，便說：「兄弟，可過得服麼？」仁貴說：「倒也過得服的。」那個周大木走將過來，叫聲：「王茂生！你這個兄弟做生活倒也做得。但是吃飯大覺吃得多，一日差不多要吃一斗米。我是包在此的，倘然吃折了怎麼處？不要工錢只吃飯還合得著。」茂生說：「薛兄弟，周老師道你吃得多，沒有工錢。你可肯麼？」仁貴說：「那個要什麼工錢！只要有得吃就夠了。」茂生說：「如此極好。兄弟我去了。」不表茂生回去。

且說薛仁貴如今倒也快活。這些人也覺偷力得多了，拿不起的東西都叫他抬拿。自此之後，光陰迅速。到了十二月冷天，仁貴受苦了，身上只穿是單衣，鞋襪都沒有的。不想這一月天氣太冷，河內成冰，等了六、七天還不開凍。將近歲底，大家要回去思量過年。周大木叫聲：「員外！如此寒天大凍，況又歲畢，我們回去過了新年，要開春來造的了。」柳員外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寒天不做就是，開春罷！但這些木料在此，要留一個在此看守才好。不然被人偷去，要你賠的。」木匠說：「這個自然。靠東首堂樓牆邊搭一草廠，放些木料，留人看守。」員外說：「倒也使得。」木作頭走出來道：「你們隨便那一個肯在此看木料？」只有薛仁貴大喜道：「老師！我情願在此看木料。」作頭心中想：「這個人在此，叫我留幾石米在這裡方夠他吃得來？」

大木正在躊躇，只見柳員外剛踱將出來。作頭便叫聲：「員外，我留薛札在此看木料，不便留米。員外可肯與他吃麼？」員外說：「個把人何妨？你自回去，待他這裡吃罷了。」眾匠人各自回家，不必去表。

單講薛禮走進柳家廚房，只見十來個粗使丫環忙忙碌碌，家人婦女端正早飯。仁貴進來一個個拜揖過了。家人道：「你可是周師父留你在這裡看木料的薛禮麼？」仁貴道：「老伯，正是。」

英雄未遂凌雲志，權做低三下四人。